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玉壺清話 第五卷

翰林朱昂嘗撰《莫節婦傳》，大為人倫之勸。節婦荃少婦周調，昭州人，布衣謁太祖，召便殿試時務，大稱上旨，擢贊善大夫。當天造之初，凡所任人，處置從便。符彥卿暴姿不法。除調為屬邑永濟縣令，俾繩之。彥卿聞其來，魂膽俱喪，鞞囊郊迓，調擔楯於馬上爾。境上數寇劫財傷人，彥卿受球，縱之使逸。謂出令：「敢有藏盜者斬。」不數日，亟獲之，不解府，即時斬決，以案具奏。太祖大壯之。興國二年，詔遣副廣南羅延吉為轉運副使，以定嶺寇。時奔命赴道，不得與荃別。後委寄繁劇，嶺塞馳走，不還於家二十六年。父母欲奪荃嫁之，荃泣謂父曰：「吾夫豈碌碌久困者耶食貧守死俟之。」父不敢強。荃執禮事舅姑益謹，閭壺有法。家素貧，荃歲事蠶績，得絲則機而杼軸，勤儉自營，生計漸盛。雖裡之淑婦靜女罕識其容者，聞其風則幃箔竦敬。子漸長，築舍於外，購書命師教之。後產業益裕，舅姑將老附荃，選美丘，大為壽坎，鬆檜茂密，盡得其制。又為其夫創上腴田數百頃。水竹別墅，亭閣相望。然調在路亦修高節矣。荃二十六年間，畢一婚二嫁，皆清望之族。迨調歸，俱已皓首，勸夫偕老於家林焉。

國初，王樸、竇儼講求大樂，考正律呂，無不諧協。樸、儼沒，患無繼者。後和峴，故相凝之子也，禮、樂二學，特勝前儒。太祖天性悟音律，末年郊饗，覺雅樂聲高，謂樂臣曰：「必圭黍尺度之差。」詔峴平之。峴精意調整而終不和，歸家，私謂弟山蒙曰：「鍾管之中，賓聲終高，主聲不甚暢亮，主上其將不豫乎。」逾年果崩。樂府中有古玉管，素號叉手笛，無稽也，上意欲增入雅樂。峴調品使合大律，別立號為拱辰管，詔備雅樂。弟山蒙，凝之幼子，知制誥，南郊，贊導乘輿，俯仰如畫，神采照物。太宗愛之，謂宰臣曰：「朕深欲詔山蒙入翰林，但恐其眸子眊然，視物不正，不可為近侍。」

呂文仲，歙人，為中丞，有陰德。景德中，鞠曹南獮民趙諫獄，諫豪於財，結士大夫，根蒂特固。忽御寶封軒蓋姓名七十餘輩，自中降出，皆昔委諫營產買妾者，悉令窮治。文仲從容奏曰：「更請察其為人，密籍姓名，候舉選對揚之日，斥之未晚。」真宗從之。

仁宗讀《五代史》，至「周高祖幸南莊，臨水亭，見雙鳧戲於池，出沒可愛，帝引弓射之，一發疊貫，從臣稱賀」，仁宗掩卷謂左右曰：「逞藝傷生，非朕所喜也。」內臣鄭昭信掌內饗十五年。嘗面誡曰：「動活之物，不得擅烹。」深惡於殺也。

王著為偽蜀明經，善正書行草，深得家法。為翰林侍書與侍讀，更直，太宗令中使持御札示著，著曰：「未盡善也。」上臨學益勤，後再示之，著曰：「止如前爾。」中人詰其故，著曰：「帝王始工書，吾或褻稱，則不復留意矣。」後歲餘，復示之。奏曰：「功已至矣，非臣所及。」後真宗聞之，謂宰臣曰：「善規益者也，宜居台憲。」後終於殿中侍御史。

郭仲儀贊，真宗在藩，為皇子侍讀。太宗幸東宮，御制《戒子篇》，命贊注解，且令委曲講論。真宗每以純厚長者遇之，在儲宮作詩贈之，略曰：「該明聖典通今古，發啟衝年曉典常。」後參大政，因論事樸直，上意不悅。後坐入對之際，宿醒未解，左遷荊南。因終身戒酒，至卒不飲，早暮餌藥亦斥之，其節剛若是矣。

邢尚書昂，曹州農家子，深曉播殖。真宗每雨雪不時，憂形於色，責日官所定兩澤豐凶之兆，多或不中。昂因進《耒耜歲占》三卷，大有稽驗，皆牧童村老歲月於畝犬。畝間揣占所得。咸平三年，置經筵侍讀，首以公為之。昂初應《五經》，廷試日，升殿講《師》、《比》二卦，取群經發題。太宗嘉其精博，擢為《九經》賜第。真宗晚年，多召於近寢，從容延對，忽一日，見公衰甚，御袖掩目泣然曰：「宮邸舊僚，淪謝殆盡，存者惟卿爾。」遽密賚銀千兩、緡千匹。昂康裕無恙，果非久感疾。將易簣，車駕臨問。公拖紳整巾，歷敘遭際，上為之泣。既終，又為之臨喪。惟將相喪疾，方有此幸。

楊侍讀徽之，太宗聞其詩名，盡索所著，得數百篇奏御，仍獻詩以謝，卒章曰：「十年牢落今何幸，叨遇君王問姓名。」上和之以賜，謂宰臣曰：「真儒雅之士，操履無玷。」拜禮部侍郎，御選集中十聯寫於屏。梁周翰詩曰：「誰似金華楊學士，十聯詩在御屏中。」十聯詩者，有《江行》云：「天寒酒薄難成醉，地迴台高易斷魂。」《塞上》云：「戍樓煙白直，戰地雨長腥。」《僧舍》云：「偶題岩石雲生筆，閒繞庭鬆露濕衣。」《湘江舟行》云：「新霜染楓葉，皓月借蘆花。」《哭江為》云：「廢宅寒塘雨，荒墳宿草煙。」《嘉陽川》云：「青帝已教春不老，素娥何惜月長圓。」又云：「浮花水入瞿塘峽，帶雨雲歸越嶺州。」《年夜》云：「春歸萬年樹，月滿九重城。」《宿東林》云：「開盡菊花秋色老，落殘桐葉雨聲寒。」餘竊謂公曰：「以天地浩露滌其筆於冰甌雪碗中，則方與公詩神骨相附焉。」

張茂直，兗人，家貧，喜讀書。少游汶上，嘗買瓜於圃，翁倚鋤睥睨曰：「子非久當斷頭，下刃之際，稍速則死，稍緩則生。果獲免，必享富貴。」無何，慕容彥超據兗，例驅守埤。周師破敵，擁城者例坐斬，斬殆盡，至茂直，挾刀者語之曰：「汝發甚修鬢，惜為頸血所污，可先斷之。」茂直許焉。將理髮，得釋免。後知制誥、秘書監卒。

梁修撰周翰，一歲後苑宴，凡從臣各探韻賦詩，梁得「春」字，曰：「百花將盡牡丹坼，十雨初晴太液春。」上特稱之。為史館修撰，上疏：「自今崇德、長春二殿，皇帝之言、侍臣論列之事，望令中書修為《時政記》；其樞密院事涉機密，亦令本院編纂，至月終送史館。自餘百司，凡乾對拜除授沿革之事，悉條報本院，仍令舍人分直。」皆從之。

李繼隆善馳騁，日走四五百里。徵江南，常往來覘兵勢，中途遇虎，射殺之。與吳人戰，流矢中額，胷堅不傷。太祖欲拔用，謂曰：「升州平時獻書來，當厚賞汝。」時軍中內侍數輩皆伺城陷，爭求獻捷。會有機事當入奏，皆不願行，繼隆獨請赴闕，太祖訝其來早，繼隆奏曰：「金陵破在旦夕。」上問：「安知？」對曰：「臣在途中遇大風，天地晦冥，城破之兆也。」翌日，捷至，太祖召謂之曰：「果如汝所料，是夜城陷。」均其賞，在獻捷之上，除莊宅使。

真宗車駕在澶淵，大將王超擁兵十萬屯真定，逗遛不進。馬太尉知節移書詭讓，復辭以中渡無橋，徒涉為患。公命工庀材，一夕而就，始肯出兵。知節，全義之子也。七歲，父卒，太祖軫念曰：「真羽林孤兒也。」召入內，送國子學，列青衿胄子之間，御賜今名。後果有立，才三十餘為樞使。咸平初帥秦，號為善政。秦質羌酋支屬二三十輩殆二紀，公悉遣歸，諸番懷感，終其任不敢犯邊。水泉銀礦累歲不發，額課不除，主吏破產償之不足，鞭撲累世。公三奏，悉已之。知延州，戎人將謀入抄。值上元，令大張燈，累夕大開諸門。虜不測，即皆引去。

李士衡少時，一俠者遺一劍，屬之曰：「君他日發跡在於劍，記之。」後為秘書丞，知劍州。王均亂成都，陷漢州，進攻綿不下，因趨劍門。士衡預度寇至，城必不能守，徙金帛、居民保劍關，焚其倉庫，厚募軍卒之流勇者，得數千人。賊果大至，公與監兵裴臻據關擊之。倉廩既焚，數夕大冰雪，均眾食敗糟木皮。臻與再戰，斬凍餒者三千級，墮崖墜者無算。賊宵遁，保益州。馳奏既上，除士衡度支員外郎，臻崇儀使。公果因劍發跡，以至貴顯。逮卒，劍亦失之。

雷宣徽有終，李順亂，為峽曹，調發兵食，規劃戎事，大有紀律。至廣安軍，賊勢充斥，公瀕江三面樹柵。一夕陰晦，賊眾掩至，鼓噪舉火。公安坐櫺鬚，氣貌自若。賊既合，公引奇兵出其後擊之，賊驚亂，赴水火死者無數。就拜右諫議大夫，知益州。次簡州，寓佛舍，度賊必至，命左右重閉，召土人嚴更警備。初夕，間道而出。賊圍寺數重，及寺壞，惟得擊柝者。公喜施予，豐於宴犒，費不足則傾私帑給之，奉身止銅器鞍勒而已。頗涉道書，因讀史，廢書流涕曰：「功名者，貪夫之釣餌。橫戈開邊，拔劍討叛，死生食息之不顧。及其死也，一棺戢身，萬事都已，悲夫！」景德初，卒。

王顯，太宗在藩，與周瑩為給侍。赤腳道者相顯曰：「此兒須為將相，但無陰德爾。」及長，太宗愛之，曰：「爾非儒家，奈寡學問，他日富貴，不免面牆。」取《軍誡》三篇，令誦之。咸平三年，使相出師定州，便宜從事。忽一日，一道士通刺為謁，破冠蔽褐，自稱鄴都觀主，笑則口角至耳，亂鬢若剛鬣，謂顯曰：「昨上帝牒番魂二萬至本觀，未敢收於冥籍，死於公之手者。公果殺之，則功冠於世，然減公算十年，二端請裁之。」顯謂風狂，叱起。後日，契丹引數萬騎獵於威虜軍境，即梁門也。會積雨，

虜弓皆皮弦，緩弱不可用。顯引兵剿襲，大破之，梟名王貴將十五輩，獲偽羽林印二紐，斬二萬級，築京觀於境上。露布至闕，朝廷以樞相召歸，赴道數程而卒。

陳彭年字永年，生撫州，十三歲著《皇綱論》萬餘言，為江左名輩所重。除正言，待制於龍圖閣，與晁少保迥、戚密學論條貢舉事，盡革舊式，防閒主司，嚴設糊名、謄錄。取《字林》、《韻集》、《韻略》、《字統》及《三倉》、《爾雅》，定其字式，為禮部韻及廟國之避。凡科場儀範，遂為著格。編《太宗御集》。公書字甚急，日可萬餘，細碎急草，翌日往往不能辨。一旦遽卒，真宗急遣中人詣其家，取平生編著，但破篋中得二十餘軸，人不能辨，惟起居院吏趙亨能辨之。上召亨補三班吏，令重寫之。送楊大年別行改較，無一字之誤者。

黃晞，閩人。皇祐初，游京師，不踐場屋，多以古學游搢紳之門。凡著書，自號聾隅子。走京塵幾十年，公卿詞臣無不前席。晞履裂帽破，馳走無倦。後詞臣重晞之道者，列章為薦，盡力提挽。朝恩甚優，授京官，知巨邑，有旨留國子監。將有司業之命，始拜敕，遍謝知己。才三日，館於景德如意輪院。一日晚歸，解鞍少憩，謂院僧曰：「僕遠人也，勤苦貧寒，客路漂泊，寒暑未嘗溫飽。今日方平生事畢，且放懷酣寢一夕，請戒僧童，慎無見喧。」僧諾之。局扉遂寢。翌日不曉，寂無所聞，寺僧擊牖大呼，已卒於榻矣。

劉樞密昌言，泉州人。為起居郎，太宗連賜對三日，幾至日昃。捷給談詭，善揣摩揜闔，以迎主意。未幾，以諫議知密院，然士論所不協。君臣之會，亦隆替有限。一旦，聖眷忽解，謂左右曰：「劉某奏對皆操南音，朕理會一句不得。」因遂乞郡，允之。

趙參政昌言，汾人。太宗廷試，愛其詞氣明俊，擢置甲科，未幾，拜中丞。上幸金明池，舊例，台臣無從游之制，太宗喜之，特召預宴，自公始也。擢為樞密副使。是時陳象輿、董儼俱為鐵鑿副使，胡旦為知制誥，盡同年生，俱少年，為一時名俊。梁顥又嘗與公同幕。五人者且夕會飲於樞第，棋觴孤矢，未嘗虛日，每每乘醉夜分方歸，金吾吏逐夜候馬首聲諾。象輿醉，鞭揖其吏曰：「金吾不惜夜，玉漏莫相催。」都人諺曰陳三更、董半夜。趙公因是坐貶崇信軍司馬。淳化中，以諫議起知天雄。大河貫府，蓋豪猾輩畜芻茭者利厚價，欲售之，誘姦人穴其堤，使潰。公知之，仗劍露刃，盡取豪猾廩積給用，其蠹遂絕。又忽澶河漲，流入御河，陵府城。公籍禁旅，殺牛為酒，募豪右出資，散卒負土護之。皆樂從。不數日，水退城完，就加給事、參政，召還。上渴，詔乘疾置赴中書。太宗笑謂公曰：「半夜之會，不復有之。」公叩陛泣謝。

真宗尹京，舉相士安為府判，沈毅忠厚。中書將有僉諧，太宗令輔臣歷選，俱不稱旨。而李相沆必欲用寇公，上曰：「准少年進用，才銳氣浮，為朕選河朔有重德、稀姓者，處其中而鎮之。」近臣少喻上意，方以畢公進。上果大喜，遂用參大政。時曹利用為樞相。寇、曹二人者一時恃酒，往往凌詬於席，公處其間，嘗溫容以平之。不逾月，與寇俱平章事，歲餘，果負重望。太宗謂李沆曰：「朕固欲用士安者，頃夢數神人擁一紫綬者，令拜朕曰：『非久當相陛下。』夢中熟視之，乃士安也。」

太宗飛白書張詠、向敏中二臣名付中書，曰：「二人者皆名臣，為朕記之。」向公自員外郎為諫議、知樞密院，止百餘日。咸平四年，除平章事。後坐事出永興軍。駕幸澶淵，手賜密詔：「盡付西鄙事，許便宜從事。」公得詔藏之，視政如常。會邦人命國難，有告禁卒欲倚難為亂者，公密使麾兵被甲衣袍伏於夾廡幕中。明日，盡召賓僚兵官，置酒縱閱，無一人預知者。命難入，先令馳還於中門外，後召至階，公振袂一揮，伏卒齊出，盡擒之，果各懷短刃，即席誅之。剽訖，屏屍，亟命灰沙掃庭，張樂以宴，賓從股票。

李文靖公沆初知制誥，太宗知其貧，多負人息錢，曰：「沆為一制誥，俸入幾何家食不給，豈暇償逋耶？」特賜錢一百三十萬，令償之。後為學士，因宴，上目送，愛之，曰：「沆風度端粹，真佳士也。」後為右揆，居輔弼。當太平無一事，凡封章建議務更張、喜激昂擗鼓擗闔，公悉屏之。謂所親曰：「無以報國，聊用以安黎庶爾。」景德二年薨，上臨哭之慟，大呼曰：「天乎，忠良純厚，合享遐壽！」

呂正惠公端使高麗，遇風濤恍恍，摧檣折舵，舟人大恐。公恬然讀書，若在齋閣。時首台呂文穆蒙正，告老甚切。上宴後苑，作《釣魚》詩獨賜公，斷章云：「欲餌金鉤深未到，磻溪須問釣魚人。」意以首宰屬公。公和進云：「愚臣鉤直難堪用，宜問濠梁結網人。」文穆得謝，果冠台席。真宗初即位，居諒暗，每見公則肅然起敬，未嘗名呼，或以字呼，上對公但稱小子。公體貌魁梧，庭陸頗峻，命梓人別以納陛。兩使外域，虜主欽重，後使虜者至，則問曰：「呂公作相未？」

太宗命蘇易簡評講《文中子》，中有楊素遺子《食經》「羹藜含糗」之句，上因問曰：「食品稱珍，何物為最？」易簡對曰：「臣聞物無定味，適口者珍，臣止知齏汁為美。」太宗笑問其故。曰：「臣憶一夕寒甚，擁爐火，乘興痛飲，大醉就寢，四鼓始醒，以重衾所擁，咽咽燥渴。時中庭月明，殘雪中覆一齏碗，不暇呼僮，披衣，掬雪以盥手。滿引數缶，連沃渴肺，咀齏數根，燦然金肥。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廚，鸞脯鳳臠殆恐不及。屢欲作《冰壺先生傳》紀其事，因循未暇也。」太宗笑而然之。

文瑩丙午歲訪辰帥張不疑師正，時不疑方五十，齒已疏搖，咀嚼頗艱。後熙寧丁巳，不疑帥鼎，復見招，為武陵之游。凡巨饜大載，利若刀裁，已六十二矣。餘怪而詰焉。曰：「得藥固之。」時餘滿口搖落，危若懸蒂，謾以此藥試之，輒爾再固。因求此方以療病齒者。凡用之皆效。題曰《西華嶽蓮花峰神傳齒藥方》。序曰：「元亨在天聖中，結道友登嶽頂，齋宿祈祠方已，遍遊三峰，酌太上泉。至明星館，於故基下得斷碑數片，彷彿有古文，洗滌而後可辨，讀之，乃《治口齒烏髭藥歌》一首。慮歲月浸久，剝裂不完，遽錄以歸。而後朝之名卿鉅公，訪山中故事，語及者皆傳之。修制以用，其效響應。」歌曰：「豬牙皂角及生薑，西國升麻蜀地黃。木律旱蓮槐角子，細辛荷葉要相當。青鹽等分同燒燬，研殺將來使最良。揩齒牢牙髭鬢黑，誰知世上有仙方。」不疑晚學益深，經史沿革，講摩縱橫，文章詩歌，舉筆則就。著《括異志》數萬言，《倦游錄》八卷。觀其餘蘊，尚盤錯於胸中。與餘武陵之別，慨然口占二詩云：「憶昔荊州屢過從，當時心已慕冥鴻。渚宮禪伯唐齊己，淮甸詩豪宋惠崇。老格疏閒鬆倚潤，清談蕭灑坐生風。史官若覓高僧事，莫把名參伎術中。」又云：「碧嶂孤雲冉冉歸，解攜情緒異常時。餘生歲月能多少，此別應難約後期。」風義見於詩焉。

長沙北禪經室中懸觀音印像一軸，下有文，乃故待制王元澤撰，鏤板者乃郡倅關蔚宗。文云：「都官鞏彥輔郎中嘗魔去，初，兩緋衣召入一大府，嚴甚，有紫衣當案者曰：『此王也，置廡下。』授以沙盆，剔囚目，使研之。餘斷腕截耳，不可勝數，或恐懼失便溺。頃，一官至，呵鞏解衣。鞏以有官無罪，官怒曰：『此治殺生獄，豈問官耶？』鞏窘視觀音，囚者皆和，而殘者完，係者釋，俱出。鞏亦出，乃蘇。餘友吳居易與鞏同官開封府，言『鞏性樸直，不苟於獄，以故或忤在勢者』云。王子歲，王雱元澤記，會稽關杞刻之，以廣其傳。庶乎世之聞見者，有所警焉。戊午歲題。」元澤病中，友人魏道輔奉謁於寢，對榻一巨屏，大書曰：「《宋故王先生墓志》：先生名雱字元澤，登第於治平四年，釋褐授星子尉，起身事熙寧天子，裁六年，拜天章閣待制，以病廢於家」云。後尚有數十言，掛衣於屏角，覆之不能盡見。此亦得謂之達歟？